

# 精诚所至， 金石为开

《金融与发展》对世界银行第一位来自发展中或新兴经济体的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的采访

在今年早些时候为林毅夫结束其作为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的任期所举办的招待会上，按照惯例，在这种场合下，他的终生成就再次被人们提起：林毅夫，在其所在的年代第一个从美国芝加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的中国人；林毅夫，在北京拥有私家车的第二位公民；林毅夫，世界银行第一位来自发展中或新兴经济体的首席经济学家。

这些里程碑式事件体现了他最为可贵的个人品质：果断、灵活和实际。最令人难忘的是他的一位同事借用非洲的一句谚语形容他——林毅夫拥有可以“煮石”（cook a stone）般的毅力。

如果一个人有资格被称为是“在适宜的地点，适宜的时间，适宜的人选”，那么这个人非林毅夫莫属。他的经历丰富：在中国共产党刚刚推出一系列具有历史性意义的市场改革后（这对林毅夫而言是一件非常幸运的事情），他便来到了中国大陆。此后，一个偶然的机，恰逢一位获得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访问中国大陆急需一名翻译，林毅夫凭借其出色的英文水平赢得好评，最终该名经济学家承诺向其提供奖学金，并推荐他到美国芝加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2008年6月，在全球进入半个多世纪以来最为严重的经济衰退前，在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要求在世界银行的运营中拥有更大发言权的呼声日益高涨之时，林毅夫被挑选为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从而成为发展中国家担任该要职的第一人。历史再次垂青于花甲之年的林毅夫。



## 反思发展

四年弹指一挥间，林毅夫即将结束其在位于美国华盛顿特区的世界银行总部的任期，返回中国。在此期间，他也担任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这位性格内敛、戴着眼镜的经济学家以一种不事张扬的成就感，回顾了其职业生涯中最近跌宕起伏的一段时期。世界银行为林毅夫提供了一个国际平台，使其得以推动他用于反思发展的经济分析框架，即他所称为的“新结构经济学”（见专栏）。

“我为人们打开了思考之门，也为我的同事们打开了思辨之门”林毅夫说。

作为中国经济问题的专家，林毅夫认为自己与传统上主宰发展经济学的西方决策圈处于半独立状态。而作为世界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步随着前任美国财政部长劳伦斯·萨默斯和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的后尘。不过，他的理论是对“华盛顿共识”直接的尖锐的批判。所谓“华盛顿共识”是指与此前位于美国华盛顿特区的机构（包括IMF、美国财政部和世界银行等）密切相关的一系列“新自由主义”政策。当被问及他是否确实是世界银行第一位来自发展中国家的首席经济学家时，林毅夫回答说：“我不仅是（世界银行）第一位来自发展中国家的（首席经济学家），也是（世界银行第一位）对发展中国家非常了解的（首席经济学家）。”

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理论的合著者、其在世界银行的同事塞勒斯丹·蒙卡（Célestin Monga）认为，林毅夫是“世界银行所有首席经济学家中第一个真正帮助世界6亿贫困人口摆脱贫困的首席经济学家。你还需要其他什么证据吗？”

斯蒂格利茨表示，林毅夫在把全球发展速度最快的地区——东亚地区的增长经验与发展经济学的结合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 模范军官

林毅夫出生卑微，他于1952年出生于中国台湾东北部宜兰县的一个贫困家庭，共有六个兄弟姐妹。这一点可能使其有别于他的前任。不过毫无疑问，他是世界银行唯一一位背负通缉令的首席经济学家。

1979年，时年26岁，原名林正义的林毅夫还是驻扎在政治上相当敏感的金门岛的台湾军队一名模范军官。他作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游过2000多米宽的海峡来到中国共产党控制的大陆地区，开始全新的生活。

在他失去踪影后，台湾当局宣布其“失踪”，并向他妻子发放了相当于3万多美元的补偿金。不过此后，台湾当局指控他犯有叛逃罪。

专栏

## 何为新结构经济学？

新结构经济学是应用新古典经济学来研究经济结构是如何影响发展进程的一种理论。

林毅夫认为，一国的产业结构是由其“要素禀赋”（包括劳动力、自然资源或人力和物理资本）决定的内在优势和有利条件所形成的产物。按照林毅夫的说法，“一个经济体的经济结构是其要素禀赋结构的内在表现形式。”

林毅夫建议，为更好地推动发展，一国应专注于其基于现有条件（即所拥有的禀赋）、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一国能够表现相对较好的产业）。这样，该国将具有最大的竞争力，拥有最大的投资回报，最多的储蓄，并为以最快的方式升级至资本密集型产业奠定基础。成功造就更大的成功，林毅夫这样表示。

如同标准的经济学理论，林毅夫的理论框架指出，一个有竞争力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着关键作用，而政府的任务是通过解决外部因素和协调问题，帮助企业实现产业升级。不过，林毅夫的新结构经济学的重大发展在于，它还主张通过针对可能具有比较优势的特定产业提供支持，战略性地利用政府的有限资源。这使得各国能够在经济发展上实现更快的腾飞。

当被问及当初为何作出这一决定时，这位经济学家拒绝了进一步的询问——这是整个采访过程中唯一一次他的脸上露出不悦之色。林正义撇下了三岁的儿子以及身怀六甲的妻子陈云英，只身来到中国大陆。当被问及妻子对其“叛逃”的反应时，林毅夫答道：“她支持我。她认为，只要我幸福，她就幸福。”“你提前告诉你妻子你要离开（台湾）吗？”“我向她暗示过。”

## 转型之中的中国

到达中国大陆后，林正义改名为林毅夫，意为“士不可不弘毅”。由于不能直接与家人取得联系，林毅夫给居住在日本东京的表哥写了一封信，在信中他诉说了自己内心的孤独感以及对妻儿的思念之情。除了一些生活上的琐事（包括要求他的表哥利用林毅夫不为外人知晓的昵称，代表他给家人寄送圣诞礼物）外，林毅夫重点描述了中国的发展正处于重要关头——因为当时中国正寻求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

“现在中国从上到下正在实事求是地审视建国30年来的情况，从中吸取教训，以便为现代化的中国之建设而努力。自从‘四人帮’倒台以后，整个大陆正在以一个飞跃的速度向前迈步，人民充满朝气和信心。我深深地相信，中华民族是有希望、有前途的。作为一个中国人是值得骄傲的，是可以抬头挺胸昂立于世界之上的。”他在信中写道。



在摆脱不发达和普遍存在的贫困方面取得了巨大飞跃的中国和其他国家（尤其是亚洲的其他国家）是林毅夫有关发展论点的主要典范。在他的《新结构经济学》（见专栏）中，林毅夫认为，针对不发达国家的对策可以简要概括为“最好地利用现在所拥有的资源”。

## 斯蒂格利茨表示，林毅夫在利用发展经济理论总结东亚地区的增长经验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他的“新发展框架”的一个重要原则是为促进结构性转型，政府的支持特定产业方面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这种方法用通俗的话说就是“挑选胜者和败者”或者称之为产业政策，这一政策曾经历了一段兴衰沉浮的历史，但在金融危机之后在某种程度上又开始再度流行起来。

至今，主流的批判声音仍然认为，政府不完善的判断和扭曲的利益取代了市场本身客观明智的决策。例如，日本广受赞誉的通商产业省就曾反对日本国内汽车制造商的出口计划，并极力阻止本田从摩托车市场转向轿车市场，这是因为日本政府不希望看到轿车行业再新增一家公司。

林毅夫认为，为避免出现类似的错误，成功的秘诀就是政府必须确定适宜于一个特定国家的禀赋结构和发展水平的相关行业。他以智利为例指出，在政府的支持下，智利就从矿产、林业、渔业和农业等基础产业转向炼铝、鲑鱼养殖和制酒等行业。林毅夫指出，过去产业政策往往失灵，是因为政府极力强制推行那些不适宜于本国禀赋的产业。也就是说，他们“背离”了其比较优势。

林毅夫将他的理论框架取名为“新结构经济学”，是因为他认为该理论具有结构主义经济学——林毅夫称之为第一波发展思潮——的渊源。结构主义经济学于20世纪40年代诞生于拉美，提倡通过政府干预来促进发展。不过，世界银行非洲地区首席经济学家尚塔亚纳恩·德瓦拉贾（Shantayanan Devarajan）认为，林毅夫的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起源更接近于本土以及最近时期。

今年早些时候，在庆祝林毅夫介绍其最新理论的新书发布研讨会上，德瓦拉贾用一串富有挑衅性的话率先发难：“当我看到‘新结构经济学’的题目时，我就想起了当初伏尔泰有关‘神圣罗马帝国’的一段话，‘那根本不是什么神圣，也不是罗马，更不是帝国。’因此，我要求林毅夫给我们解释解释，让我们确信这是新的，结构性的经济学。”

德瓦拉贾对林毅夫的理论原创性持怀疑态度。他此后告诉我说，林毅夫的理论是“典型地将新古典经济学应用于发展的理论。因为新古典经济学认为，除非市场失灵，如外部因素，否则市场应该发挥作用。如果存在外部因素，则政府应该进行干预，来修补这一外部因素。”

林毅夫在感谢新古典经济学的同时，他坚持认为，他对政府赋予的关键重大作用使其理论明显不同。如果将“华盛顿共识”称之为第二波发展思潮，他认为他的理论是第三波发展思潮，或者是“发展思维3.0”。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高级研究员达杜什（Uri Dadush）说：“林毅夫的理论挑战了经济学的传统理论。”

在其新书《繁荣的求索》（The Quest for Prosperity）中，林毅夫阐释了新结构经济学，并反思了过去四年间在世界银行所汲取到的经验教训。通过该理论框架，林毅夫阐述了即便最贫困国家也可以快速发展数十年，显著减轻贫困状况，并在一至两代人的时期成为中等乃至高收入国家。诺贝尔奖得主乔治·阿克洛夫说：“林毅夫敢于预测世界贫困将会终结。”

## 比较优势的问题

林毅夫的部分箴言似乎具有迷惑性。各个国家应该发挥其优势，这似乎是显而易见的事情。不过，鉴于他的指导方针是各国应主要关注其根本的比较优势，考虑到韩国在钢铁和煤炭等原材料的国内供应量有限以及缺乏对造船工业的了解，他会建议韩国在20世纪70年代建立造船工业吗？其他部分经济学家对此表示怀疑。然而，这正是韩国发展成功的秘诀。

剑桥大学教授张夏准（Ha-Joon Chang）说：“考虑到要素累积和技术能力建设过程的性质，一个落后的经济体如果不背离其比较优势，在拥有‘适宜的’要素禀赋前实质性地进入新的产业，是不可能积累在新产业方面的能力。”

新古典经济学在林毅夫理论框架中留下的深刻印象也许并不足为奇：他曾在新古典经济学的发源地美国芝加哥大学求学。他得以在芝加哥大学这个自由市场思想的大本营求学，也再次印证了他一生之中幸运之神的多次眷顾。在他到达中国大陆的一年间，凭借其在台湾所奠定的扎实英文功底，林毅夫被聘为来华访问的美国经济学家西奥多·舒尔茨的翻译。舒尔茨当年因为在研究发展中国家面临问题方面的开创性研究成果而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

林毅夫当时正在北京大学攻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舒尔茨对林毅夫这位年轻有为的翻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在返回美国芝加哥大学执教后，舒尔

茨立即提出为年轻的林毅夫提供奖学金，让他到芝加哥大学求学。

“在得到这一诱人的机会之前，你和舒尔茨这位顶级经济学家呆了多长时间？”我问他。“只有一天”，林毅夫回答，“不过我这个翻译给他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他的笑容一如既往。舒尔茨以善于慧眼识英才而闻名，曾担任过诺贝尔奖得主乔治·斯蒂格勒和美国经济学会前任会长盖尔·约翰逊（D.Gale Johnson）等人的导师。

在进入芝加哥大学后，年轻的林毅夫开始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随后，他的妻子陈云英和一双儿女也来到美国和他团聚。在芝加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林毅夫又来到耶鲁大学攻读博士后，同期他的妻子也获得了乔治·华盛顿大学的博士学位。

## 成果丰硕的职业生涯

1987年，当林毅夫举家回到北京时，中国尚处于经济转型的阵痛时期。当时中国正从计划经济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众多国有企业被切分为小型私有企业，农业去集体化，多个经济特区纷纷建立，在此背景下，林毅夫开始了自己成果丰硕的职业生涯。在加入世界银行之前，他已经著有18本书，并发表了众多论文。

1994年，林毅夫帮助创办了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中心设在北京大学，其宗旨是吸引海外留学人员回国工作。当时，中国非常渴望了解到有关如何利用其经济潜力的知识。该中心在决定中国经济政策方面的影响力也不断提高。

## 首席经济学家

林毅夫担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和高级副行长一职是由世界银行行长罗伯特·佐利克任命的，担任世界银行行长首席经济顾问、世界银行有关发展政策的发言人，以及世界银行研究、前景（全球监测和预测）和数据部门的负责人。作为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兼高级副行长，林毅夫负责率领接近300名经济学家、统计学者和研究人员组成的团队，负责开展减贫和推动全球发展的工作。

他以工作勤奋和精明能干而闻名。他的一位同事蒙加（Monga）说：“他总是精神饱满”。蒙加曾多次与林毅夫一同出差。他说，林毅夫在忙碌了一天之后不是去参加社交活动，而是继续工作至深夜。“工作是林毅夫的全部。”

毫无疑问，担任首席经济学家本身并非没有挑战。林毅夫曾遭遇到来自内部的对他观点的反对意见，这

些强烈的反对意见常常来自于他所管理的研究部门。林毅夫说，他会认真倾听这些不同的意见。不过世界银行的部分员工说，林毅夫通常会尽量避免与他们直接发生冲突。世界银行的一名高级经济学家说：“（林毅夫）他不试图以任何方式去改变别人的不同意见。他只是将自己撇开，我认为这样收效并不大。”

为确保他在发展经济学方面的工作对世界银行产生影响，林毅夫组建了一个研究团队，研究非洲的产业化问题。林毅夫认为，非洲地区增长的时机已经成熟。他认为，随着中国、印度和巴西等新兴市场经济体完成产业升级，告别低技能制造业，这将为非洲地区和世界其他地区的低收入国家进入这些行业创造新的机会。林毅夫说：“这将为非洲地区的国家和其他地区的低收入国家创造可以利用的巨大就业机会。”不过，非洲国家必须为这种产业转移做好规划。

世界银行代表非洲21国的执行董事哈桑·塔哈（Hassan Taha）认为，林毅夫“鼓励思想的革新”，帮助发展中国家更好地应对减贫方面的挑战。

## 重返中国

目前，林毅夫已回到北京，继续在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执教。在向世界银行为其提供首席经济学家这一机会表示感谢的同时，林毅夫说，在华盛顿对全球发展情况有了总体认识后，他急切盼望回到中国。他在个人情感和职业上对中国的喜爱，不允许他长时间地与中国分离。

也许，在他的内心深处，唯有一个还是让他魂牵梦绕的地方。就在他结束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的任期之前几周内，在由全球发展中心举办的一次研讨会上，林毅夫透露，他仍然心怀一个“梦想”，就是盼望能够有朝一日回到中国台湾，去祭祀他的先祖，拜访亲朋好友。

2002年，在父亲去世后，林毅夫申请回台湾奔丧。台湾当局同意了他的申请，然而台湾军方签署了叛逃逮捕令——这一逮捕令至今仍未取消。最终，由他的妻子代表他回台湾奔丧——这对于一名亚洲后裔来说不得不说是一大遗憾。

林毅夫始终认为，台湾岛将最终与大陆实现统一。迄今为止，林毅夫的支持者呼吁取消他的逮捕令的请求一直未受到重视。今年早些时候，台湾“国防部部长”高华柱在回答“立法院”的询问时告诉立法院“外交国防委员会”，如果林毅夫返台不面临指控，他将辞职以示抗议。高柱华碰巧是林毅夫的营长和要好的朋友。林毅夫对此回应道，他可以等待。

林毅夫广为人知的毅力还将暂时经受更长时间的考验。■